

桂林文史资料

第十六辑

辛亥革命在桂林

漓江出版社

.67

# 辛亥革命在桂林

桂林文史资料

第十六辑

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主编 魏华龄

副主编 杨昌智

编辑 周德荣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号

桂林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辛亥革命在桂林**  
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25 插页2 字数157,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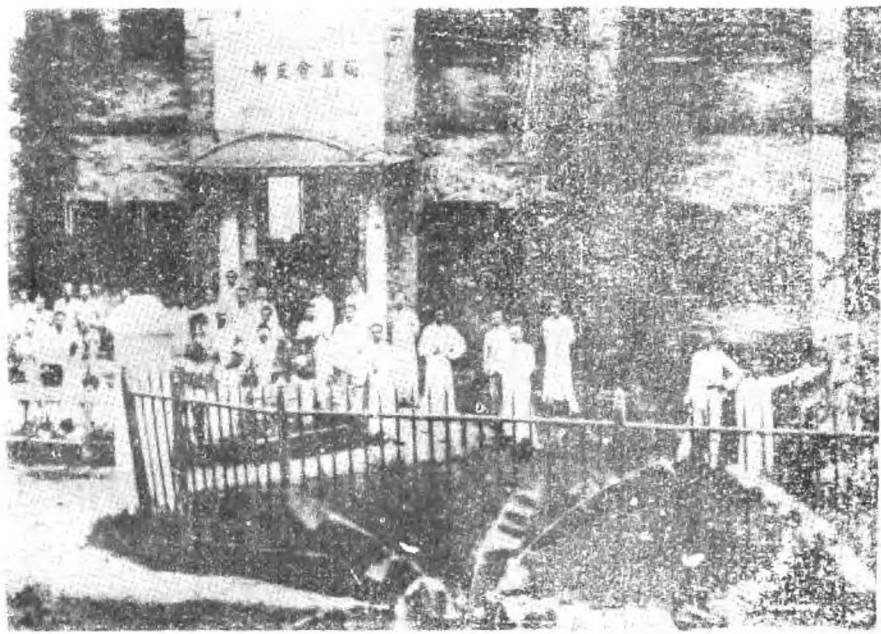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册

ISBN7—5407—0761—6/G·128

---

定价: 3.00元



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广西支部旧址（桂林王城内）



《南报》和《南风报》

## 编者的话

辛亥革命70周年之后，《桂林文史资料》于1982年创刊，曾在第1辑和第2辑先后刊载了“辛亥革命在桂林”的专题史料，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因印数不多，未几存书告缺。今年适逢辛亥革命80周年，全国政协决定隆重纪念。为满足广大读者需要，决定将“辛亥革命在桂林”的有关史料加以补充增订，改编为《辛亥革命在桂林》史料专辑，并以此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们，为推翻清朝的封建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伟大功绩。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之际，重温辛亥革命历史，宣传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对于继承革命先辈遗志，振奋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有着重要的意义。

《辛亥革命在桂林》，主要收入一些亲身经历辛亥革命的老人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辛亥革命在桂林的史料，填补了桂林历史文献档案的不足，这是十分珍贵的。本辑除回忆史料之外，还收了三篇研究文章，一并供读者参考；同时对史学界提出一个要求，开展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期望获得更多的研究成果。

1991年1月

## 目 录

- 辛亥革命前后的广西局势和广西北伐军……黄绍竑(1)
- 辛亥革命前后广西各方面之概况……廖中翼(15)
- 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耿毅(30)
- 辛亥革命时期我在广西的一些见闻……魏继昌(55)
- 在辛亥革命中的马君武……李四光(64)
- 同盟会在桂林、平乐的活动和广西宣布独立  
的回忆……李任仁(68)
- 《同盟会在桂林、平乐的活动》一文的一些  
补充……黄照熹(88)
- 同盟会员在桂林的活动……封濯吾(95)
- 广西宣布独立的促成……封濯吾(98)
- 辛亥桂林光复时的情况……潘寿诚(101)
- 辛亥革命时的桂林……刘信敬(109)
- 辛亥革命在五通……谢德裕(115)
- 国民党与进步党在广西的明争暗斗……龚寿昌(118)
- 国民党和民主党在桂林竞选国会议员的  
斗争……魏继昌(126)
- 国民党人在桂林讨袁活动中的鳞爪……魏继昌(130)

- 辛亥革命时期桂林的报刊.....蒙起鹏(133)
- 南报.....刘巨才(135)
- 南风报.....刘巨才(145)
- 辛亥革命时期广西的陆军干部学堂和陆军小学堂**
- 学堂.....李书城(156)
- 广西陆军干部学堂.....杜誉钦(160)
- 广西陆军小学堂.....陈  雄  尹承纲(165)
- 广西陆军小学堂学生与辛亥革命**
- .....尹承纲  黄梦年  陈  雄(170)
- 广西陆军小学与辛亥革命.....刘克初(174)
- 记广西北伐军学生敢死队.....区维琳(178)
- 蒋翊武死难记实.....万  武(180)
- 蒋翊武被捕地点考订.....唐兆民(183)
- 蒋翊武死难史料(三则)**
- .....龚寿昌  谢振民  阳远超(185)
- 蒋翊武遗书.....亚  人(189)
- 绝命诗.....蒋翊武(191)
- 有关《南风报》的几个问题**.....彭继良(192)
- 辛亥革命时期桂林独立前后.....林茂高(197)
- 清末广西咨议局和广西新军.....穆  洁(212)

# 辛亥革命前后的广西局势 和广西北伐军

黄绍竑<sup>①</sup>

宣统元年（1909）的春天，我到桂林读书。那时广西的统治者是巡抚张鸣岐，藩司魏景桐、臬司王芝祥、学司李翰棠、巡警道胡铭槃、劝业道王秉必。张鸣岐喜谈新政，他在广西巡抚任内奉承清政府的意旨，也办了一些新政。所谓“新政”到底是些什么呢？有多少呢？

一、兴办学堂：广西僻处边隅，文化教育比其他各省落后。我到桂林的时候，桂林仅有一所优级师范学堂（以前叫体用学堂，是光绪二十五年巡抚黄槐森创办的，是广西最早的学堂之一；“体用”二字可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思），一所桂林府中学（每府都有一所）和三所不完全的高等小学（我入过省立的那一所，只有一班，两个教员）。张鸣岐以前做过两广学务督办，他升了广西巡抚之后，首先把体用学堂改为广西优级师范，以培养师资。又创办法政学堂，聘四川状元骆承骧任总办，把全省

---

① 黄绍竑，广西容县人。辛亥前夕在桂林读书。后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任讨陆军总指挥、广西省主席等职。



候补官儿作为学员班，并招收普通学生作为普通班。另创办巡警学堂以培养巡官，办巡警教练所以训练警士，还创办典狱学堂，并建造所谓模范监狱。对于农业，他似乎相当注重，创办了农林学堂，学生待遇与陆军小学差不多，并聘请外国教师，置备仪器和种畜种籽。除陆军小学之外，农林学堂是比较突出的。后来又办模范小学、初级师范，新建校舍都有相当规模，各府县学堂也先后开办。

二、成立谘议局：君主立宪是清朝皇帝欺骗人民的把戏。广西谘议局于宣统二年成立，地址在皇城（桂林的内城）的中央，建筑在那时看来也颇宏伟，由每县推举议员一人组成。推举出来的议员，都是各县的地主豪绅，但也有个别的例外，如甘尚贤、黄宏宪（用溥）、蒙经（民伟），都富有民族革命思想或有些学问。（《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载耿毅先生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一文里，说甘尚贤是议长。但我记得当时议长是岑溪县太史公陈树勋（竹铭），甘没有什么功名，可能是副议长。）那时谘议局讨论的问题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把省会迁到南宁的问题。这是由容县议员黄宏宪、藤县议员蒙经等提出的。梧州府、潯州府、玉林州、南宁府、太平府、镇安府、思恩府、泗城府各县的议员一致附和；而桂林府、平乐府各县议员则坚决反对；柳州府、庆远府各县的议员，有的守中立，有的附和，也有反对的。主张迁移省会的理由是：桂林偏于广西的东北角，交通不便，不能作为全省的政治中心；南宁地点适中，交通便利（那时已通小汽船）；而且广西西南与法国殖民地安南即现在的越南交界，那时正有谣传法国要进兵镇南关（即现在的睦南

关)，迁省南宁，便于加强国防。实际上，这是同盟会的人从中策动的（黄宏宪、蒙经都是同盟会会员）。因为他们认为迁省南宁于革命有利。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镇南关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同盟会中人认为起义地点仍以接近国界为宜，一方面易于与海外联络和取得接济，一方面可以减弱清政府的控制力量。这个主张尽管举出了不少理由，并得到很多人尤其是新军方面的支持，但清政府方面的看法恰恰相反，因为在他们看来，桂林接近中原，比较易于控制，而且桂林是一个坚城（城墙全部用坚石砌成），太平天国革命时代就没有被攻下过。这个争论后来扩大到议坛之外，桂林方面甚至有带兵的桂林人出头来反对（驻桂林旧军统领秦步衢反对最力）。这个议案也就成了悬案。辛亥革命后，沈秉堃、王芝祥都已离开广西，陆荣廷带兵到桂林，当了广西都督。陆是广西南宁府武鸣县人（壮族），他不愿意驻在桂林，就把省会搬到南宁去了。

三、创办新军：广西是边防要地，清政府计划在广西成立新军一镇（即一师）和一个混成协（即混成旅）。当时建军的主管机构在中央是军谘府，在各省是督练公所，督练公所的督办是由巡抚兼的，以下分兵备处（管军政）、参谋处（管军令）、训练处（管训练）。广西先成立兵备处，以道台庄思鍼（蕴宽）为总办，钮永建为帮办。庄蕴宽原是广西的候补官，他做过州县官，很有名望，后来升了道台（即兵备道）。钮永建与蔡锷、蒋尊簋到广西较早。蔡锷任南宁讲武堂总办（是光绪三十一年开办的，各省也有，但名目与时间先后各有不同）；蒋尊簋任陆军小学总办，后来因学生闹风潮去职。庄、钮二氏见广西没有陆军人材，就派王勇公到各处招致了一批新军人材；属于

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有孙孟戟、陈之骥、赵恒惕、覃璧鑫、田稼轩、李书城、雷飙、杨增蔚、唐之道、孔庚、尹昌衡等；属于国内各种陆军学校毕业的，有吕公望、冷御秋、刘建藩、耿毅、何遂、钱谟、林之洲、杨明远等，共数十人。庄蕴宽不久离开了广西，调到东北，据说是因与张鸣岐意见不合而离开的。钮永建则继蒋尊簋之后任陆军小学总办。庄、钮二氏离职后，继任的是王芝祥兼兵备处总办，杨增蔚为帮办。

陆军小学在光绪三十一年就开办了，总办是蒋尊簋，监督是李书城。据说（我那时尚未入陆小），蒋因用一些学兵出身的浙江人当学长，对学生很粗暴，学生又不懂浙江话，因而大闹风潮，把他轰走了。李书城是站在学生方面的，深得学生爱戴，但后来也去职了。继任的总办是钮永建，监督是雷飙（寿荣），提调是冷御秋。赵正平是陆小的格致（浅近的物理、化学）教员，他当时在陆小鼓吹革命最力，最为学生爱戴。兵备处的风波（见下文）之后，钮永建、雷寿荣、冷御秋都去职，而代以蒋尊簋的同乡董绍箕（号吉生，士官学生）任监督，斯烈（内地学生）为提调，陆小从此似乎就没有总办的名目，革命空气一时也较为沉寂。尹昌衡曾做过第四期的招生考官，当时剪去辫子的人尚少，他在投考的学生中见到剪去辫子的人都录取了，我也是这样被录取的（照我当时的程度，是考不取的）。尹昌衡是一个狂人，好饮酒赋诗谈革命，他的诗句“有志须填海，无权欲陷天”，颇为当时传诵。

广西混成协干部学堂（简称干部学堂），宣统元年开办，是专门为培养混成协的干部而办的短期学堂，一年毕业，办了两期（一共两百多人）。头一个监督是陈之骥，

他言论激烈，深为当时陆军学生所景仰。另外还有一些激烈分子在那里当教官和队长，如何遂带领学生跳天桥以表示革命的决心，不幸跳坏了学生的腿，事情被泄露了。这事成为兵备处发生风波的原因之一，结果把陈之骥调走，换了蔡锷。蔡锷是湖南人，因举行学生甄别考试，甄别掉的广西学生太多了（广西学生的程度要比湖南学生差一些），以致引起赶蔡锷的风潮。广西人对湖南人本就存有地域之见，那时自巡抚沈秉堃以下，湖南人在广西做官的人很多，赶蔡锷风潮遂扩大为广西人排斥湖南人的风潮，蔡锷不久就被云贵总督李经羲调走了。

广西陆军测量学校是哪一年开办的，记不清楚了（大约是在庄蕴宽手里办的）。这是当时为了要测绘军用地图而办的技术性学堂。它给广西培养了一些测绘人材，对于完成广西的军用地图等绘制工作也有一些成绩。

此外，还办了学兵营，是专门训练混成协军士的，所招收的学兵都是当年一些颇有知识的青年，是当时酝酿革命的地点之一，孙孟戟、方声涛、蔡锷先后曾当过营长。以上这些，就是当时所谓“新政”的一部分。

再说这个在广西办“新政”的张鸣岐，他曾做过幕僚，为人狡猾，想借着办新政、用新人来沽名钓誉，的确也因此而得了一些虚名。但是那些新人物之中有好些是同盟会会员，他们来广西，目的是想在广西宣传革命和发动起义。

《指南月刊》是同盟会在广西的宣传机关，也是广西最早的定期刊物。同时桂林还有一个《白话日报》，是地方进步人士办的，与他们有无联络我不清楚。《指南月刊》是尹昌衡、覃夔鑫、吕公望、赵正平主办的，赵是主

笔，吕是经理。我记得最初赵正平写了一篇文章叫《想定敌国论》，文章里以法国为想定的敌国，因为那时正盛传法军要进兵镇南关。甲申中法之战在广西人民的脑子里记忆犹新。这个消息传开，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桂林各学堂都实行兵式体操，法政学堂的那些候补官儿也都在骆承骧的率领下学立正开步走，陆军小学生当了他们的教官。那年春节，桂林的统治者敛钱大闹龙灯，赵正平写了一首诗登在《指南日报》上，以示砭刺：“神龙不舞舞纱龙，湖海旌旗色色空，×××××××（原句已忘），吾来独自哭南风”。这首诗颇为当局所不满。《指南日报》出了若干期，因言论激烈被迫停版，改为《南风报》。《南风报》亦只出了一期，因为刊载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诗：“杨鞭慷慨莅中原，不为雠仇不为恩。只觉苍天方愆愆，但凭赤手拯元元。三年揽辔悲羸马，万众栖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亦苦，东南到处有啼痕。”（编者按：此诗据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中《石达开假诗考》一文考证，断为伪作。）尹昌衡还在封面上画了一簇竹子，竹叶构成“民族主义”四个字，旁边又画了一只雄鸡引颈长鸣，题了“雄鸡一声天下白”七个大字，比以前更加露骨，更加激烈了。《南风报》因此又被迫停版，改为《南报》，言论仍然是很激烈的。巡警道胡铭槃（浙江嘉兴人）见他们这样的倔强，乃以浙江同乡之谊，邀吕公望（吕是浙江永康人）晤谈，并饷以盛筵，劝他们自动停版，不必用脑袋相拼。经吕再三要求，乃以先送审查然后付印为条件，准许继续出版。广西宣布独立后，赵、吕等都离开广西，此报不复出版。

张鸣岐不时宴请那班新军人物，以示亲近。其中那些

激烈分子往往在酒酣耳热之余，大谈其革命主义。某次宴会时，张鸣岐说：“革命并不是一件奇怪和可怕的事情，本人立志刷新广西的政治和军事，即是革命，也就是广西的革命领袖。”说毕，又出示他新置的手枪，让大家观看，说这是革命的武器。尹昌衡可能是吃醉了酒，接枪在手，连放三枪，将客厅的玻璃窗都打碎了。张氏很不以尹昌衡的举动为然，对他说：“广西地方太小，不足以容公，将来四川有事，可以多多借重。”也即是表示要尹离开广西的意思。尹大笑说：“世事难定，将来不知是谁借重谁啦！”张氏微笑不言，散席后还送每人安南刀一把，以示联欢之意。一班年轻人感情本易冲动，看到张这样厚待他们，还以为他张氏真能赞成他们革命呢，情绪就愈加激昂。但是由于上述那些原因——报刊问题、何遂问题、尹昌衡问题，张氏对这班人实际上很害怕，暗地里正布置阴谋，想把他们除去。他把办南宁讲武堂的蔡锷和以前被陆军小学风潮闹走的总办蒋尊簋秘密电召到桂林，派蔡锷为干部学堂监督兼学兵营长，以去陈之骥、孙孟戟，派蒋尊簋为督练公所兵备处总办，并派董绍箕为陆军小学监督，斯烈为提调，以去雷寿荣和冷御秋（董、斯两人是接近蒋尊簋的）。同时他把陆军小学监督雷飙和兵备处科长孔庚拘押起来。一班新军人物始知上了张鸣岐的大当，甚为愤激。王勇公当时任干部学堂教员，因这班人都是他请来的，乃到督练公所与蒋尊簋力争。蒋去巡抚衙门向张鸣岐请示，不得要领。张氏并扬言，明日要开军法审判。此讯传出，大家更加震动。吕公望漏夜去见蒋尊簋，长跪两小时，力求转圜。蒋说：“大帅已吩咐下来，明日要砍几个

脑袋给大家看看，恐怕不易挽回。”吕涕泣说：“我们在浙江时，闻秋瑾女士说，总办是革命同志，所以才竭诚拥护总办。现在同志们有杀身之祸，无论如何，要请总办援救。”蒋沉思了很久，才说：“我实在没有办法，你可去求求王芝祥（那时王已升藩台），他的资格比我老，或者可以说话。”吕约同王勇公、孙孟戟、陈之骥三人连夜谒见王芝祥，苦求设法。王先有难色，后来见他们情词恳切，心为之动，即毅然说：“难得你们这样的义气，好！好！拼我的老面子不要，替你们去碰一碰看。”王去见张鸣岐，张仍旧坚持严办。王说：“杀他们必须上奏，如果皇上追问这些人怎样来的呢？大帅恐怕也离不了关系。”这几句话把张鸣岐说住了，乃以少年浮躁四个字把一些人撤职，并且限定某些人于两月内离开桂林，特别指定杨增蔚、陈之骥、王勇公、孙孟戟四人要在三天内先行离开桂林。王芝祥转达了这个决定，并劝他们服从，一场大风波才得平息下来。王芝祥在这件事上很受好评，广西独立时他能被推举为副都督，也是因此。张鸣岐觉得以后仍会有问题，心里害怕，想离开广西。适值两广总督出缺，他凭借在广西博得的一些虚名，加上大量银子的贿赂（据说是用了二百万），因而于宣统二年9月得以升任两广总督，继任的广西巡抚是沈秉堃（湖南人）。

经过上述那些人的鼓吹和组织，革命思想已深入广西青年人的脑中；尤以干部学堂、陆军小学和学兵营，是当时革命活动的重点。尽管受了张鸣岐的欺骗和阻扰，他们的革命活动表面上虽然平静了许多，而暗中进行却更努力。宣统三年，首先是温生才炸死了广州将军凤山。继之又有3月29日广州起义，72烈士的成仁就义，益发激动了

每一个青年人。这时在桂林，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陆军小学教员赵正平是在陆小进行反清活动的鼓吹者和组织者。他肯与学生接近，我们在当时都是他的亲近学生。他是《南风报》的主笔，我们也时常到《南风报》馆去玩，也爱读《南风报》。同学中由于平日言论和志向接近，进而结合成为团体。由同学胡驰骥（四川人，在我们中年纪较长）发起，约我和夏威、黄远镇、黄克绥、冯振邦、陈受祺、粟振国（有三期的，有四期的）在南门街的一个叫近松园的小酒馆，作一次歃血痛饮，仪式是把一只活公鸡斩头斩脚，把血沥在酒内，大家呷饮。这是帮会的旧仪式，以此宣誓实行革命。我们还在城北的荒园内租了一所房子作为经常集会的处所，每礼拜日都要到那里集合一次。其实我们除了一些排满言论之外，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这个小组织是赵正平的外围组织，只有胡驰骥是与赵正平发生直接关系的，其余都是间接的，更谈不上是同盟会会员。这个组织之外，在陆军小学和其他学堂有没有类似的组织，我不清楚；可能有而我们不知道，因这种秘密组织只有纵的发展而没有横的联系。

那年暑假，胡驰骥要我同夏威到广州湾（即现在的湛江，那时尚为法帝国主义者所占据）去走走，走熟那条路，意思是以后好与国外革命党联络，好运军火。我与夏威都是广西容县人，容县接近广州湾，由我家乡到广州湾仅有三天路程。我回家对父亲支支吾吾说要到广州湾。父亲看出了我的动机，他说：“小孩子懂得什么革命，不要把自己的命先革掉了。”我的三哥刚由日本回来，他说：“革命党的势力很大，听说凡是留学日本的士官学生都加



入了，将来一定要革命的。”父亲便不再说什么，但是我到广州湾之行却无形中被制止了。我只得仍然同夏威回桂林上学。

中秋后，武昌起义了，首义的是陆军第八镇的士兵，陆军第三中学也有部分学生参加，这个消息传来，自然震动了整个桂林。以前社会上本来就把新军及陆军学生一概认为是革命者，而新军和陆军学生亦以此自命，因此新军和陆军学生更为社会各方所注意。不久，武昌方面派第一期同学任道芳、第二期同学李作砺秘密回到桂林，报告武昌起义经过，人心军心更为激动，跃跃欲试。于是由桂林同盟会的领导者（现在才知道是耿毅先生）与王芝祥商量，要巡抚沈秉堃和平宣布独立，响应武昌起义，以免流血。沈、王见大势已去，乃于9月17日（旧历）与省谘议局议长宣布广西独立，与清政府决绝。并由谘议局推举沈秉堃为广西都督，王芝祥、陆荣廷（驻南宁提督）为副都督，定期举行庆祝大会。

广西宣布独立，新军和陆军学生自然是主要的力量，因之旧军里有些人就认为以后都是新军的世界了，旧军没有前途了。旧军有些是湘军改过来的，他们不知道革命的道理，仍然效忠清朝，新军旧军之间本来就有界限，到了这时界限就更深了。

庆祝大会于宣布独立的第二天的早晨在皇城谘议局前面举行。那天天还未亮，陆军小学学生武装整队，提着灯笼从文昌门入城。行到文昌门外的石桥时，文昌门内的旧军守兵向我们开枪了。我们虽有枪，但是没有子弹，不能还击。一时队伍大乱，有的同学哭了起来（我们都才十七、八岁），有的同学把帽子、枪支都扔了一哄而退，回